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

宗教類

宗教發源於亞洲 宗教者，以神道設教而設立誠約，使人崇拜信仰者也。

蒙昧之世，民智未啟，驚天然之美麗，痛生死之無常，不知由來，乃悉舉智識範圍之外一切歸之於神，而奉祀之，崇拜之，此宗教所由起也。

世界宗教之大者，皆發源於亞細亞洲。如猶太教、基督教興於猶太，回教興於阿剌伯，婆羅門教、釋教興於印度是也。其行於我國者，為釋教、猶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。

宗教之類別

宗教之敬奉一神者，如基督教、回教等，曰一神教，我國有之。敬奉多神者，如印度婆羅門教等，曰多神教，我國無之。虛談玄理不奉一神者，如釋教之本相，曰無神教，我國有之。任舉一物皆可崇拜者，如番人之拜樹拜蟲，曰敬物教，我國有之。

宗教維繫人心

某居士耽禪悅信內典，而厭惡僧侶，嘗斥其坐食分利。錢塘徐新華女士則謂工藝不興，游民日眾，託業沙門，亦聊以自贖耳。且分利者世亦甚多，叔季之世，人心日漓，道德法律，皆不足以救世，猶幸有宗教以維繫人心於萬一耳。迷信果盡除，小人亦何所憚而不為耶！

我國之宗教

我國宗教，向以儒、釋、道三者並稱。儒家集大成於孔子，為我國進化之階梯。實則全係學說，不具迷信，固非宗教所能比擬。政府對於各教，亦素無歧視之見，與歐西之標明國教者不同。蓋我國俗尚，上級社會，大都以儒學為依歸，而旁參佛學之哲理；下級社會，始有神道之信仰，則以釋、道、回、基督四教為著，若猶太教則微末已甚矣。

歸化有四大宗教

歸化宗教，四者具備。喇嘛多滿洲、蒙古人，亦有西藏人廁於其列。然城內外佛教之大小昭【昭即寺。】既甚多。而城北有清真寺，回族頗眾。且城南有關帝廟，道士居士，則道教也。城西有福音、天主兩堂，則基督也。四大宗教，固皆萃於是矣。

河南有三教堂

乾隆初，河南立三教，合釋迦、老子、孔子偶像為一殿，立堂五百九□餘處。河南學政林枝春奏，萬世之師，乃屈居釋、道之下，舉事不經，誣妄實甚，競施耗產，以蔑典常，請敕該撫嚴行禁止。旋奉旨，令查明通省書院、義學宜於安奉聖像處，漸次奉迎安設，僧道酌令遷於別寺觀居住，其佛老諸像，亦聽其移奉。枝春，字符浦。

四川有儒釋道三教之壇

四川太平縣有壇，曰聖教壇，以儒、釋、道三教為主。凡入教者，遇壇中薦齋薦會時，雖有要事，亦必前往供役。

康熙朝之釋道二教

康熙丁未七月，禮部題為遵旨議奏事，禮科抄出禮部等衙門題前事奉旨依議，欽此。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，該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，敕建大寺廟共六千七百三處，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，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□八處，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□二處。僧共一□二萬二千九□二道，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□六名，尼姑共八千六百一□五名。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□二處，僧道尼姑共一□四萬一百九□三名，奉旨依議。

釋教

釋教，一稱佛教，創於印度之釋迦牟尼，以開迷覺悟、脫俗離欲、厭現世、超冥界為宗旨。後漢明帝時，由迦葉摩騰傳入，至中古而大盛，名人輩出，翻譯經典，遂有《大藏經》全書，分俱舍、成實、三論、法相、攝論、華嚴、天台、密教、淨土、禪宗諸派。淨土、禪宗二派推行最廣。淨土乃東晉時慧遠所創。南梁時菩提達摩東來，又創禪宗，與之並峙。其後分為臨濟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、黃龍、楊岐、為仰等派。晚近以來，臨濟一派獨占勢力於全國，論其內容，實為淨、禪二宗所混合也。

寺院徧郡邑，供奉文殊、普賢、釋迦、觀音諸像。晚近信徒多乏知識，但業懺醮為生計。男稱僧，女稱尼。惟人情每不能脫然於生死之際，故中下社會仍多信之，用以治喪，外人遂稱我國為佛教國。其實漢族於此，遠不及蒙、藏二族信奉喇嘛教之篤也。

釋教徒之神話

藏人嘗謂佛教入藏之初，其地全係高山窮谷，大港巨湖，居民皆猴而非人。時釋迦牟尼游其地，見之，問眾猴曰：「何未成人而從吾教乎？」眾猴曰：「此間地勢如此，難以成人。成人後，恐難生活，又焉能誦習貴教耶？」釋迦曰：「爾等倘能成人而從吾教，則吾賜爾肥沃之地，以資食息。」眾猴唯唯。釋迦即鑿地穴於喜馬拉雅山下，并設運河以通印度北恆河，而湖港各流自是均入運河，成為介安子大平原。眾猴見之，大驚，頃刻即化人身，從佛教，流傳以逮今日。或曰，今之達賴、班禪兩喇嘛為最大兩猴之化身，擬之於獸，尊之而實褻之也。

世祖崇信竺乾

世祖崇信竺乾，每於西苑，禮接高僧登座說法。嘗迎玉琳禪師入都供養，從玉琳乞命名，因名曰慧橐，而以山臆為字，幼庵為號，各鑄玉章，凡御製書畫，輒用之。一日，復欲取別號，命玉琳擬數□字以主，并諭玉琳，其義須含有不美之意者，將因號以自警。玉琳遵擬數□字，世祖親取「癡」字，因號癡道人。《玉琳語錄》編首，刊有世祖御筆答語，即為取號事也。詔末自署弟子癡道人，下鈐篆文「癡道人」三字，長方小璽。

聖祖深通內典

聖祖深通內典，南巡時，嘗與諸老宿相印證，所幸名剎，輒灑宸翰。木陳和尚，名道忞，主天童法席，聖祖禮迎入都供養，後封宏覺國師，有《北游集》。

高宗詔譯佛經

乾隆時，高宗以舊譯佛經多失真本，詔開清字經館，以唐古忒文譯西番文，又以蒙古文譯唐古忒文，再以滿文譯蒙古文，於是往之真面目始出。又仿譯經潤文之例，董以親王，總以章嘉國師，置翻譯生若干員。《金剛經》之「如夢幻泡影」，「如露亦如電」句，原本甚長，凡□數句，唐人譯本節之耳。又西藏獨無《楞嚴經》，章嘉國師乃以唐古忒文譯之，俾流布於藏中。

喇嘛教

喇嘛教為釋教別支，有紅教、黃教二大派。又有黑教，其教徒狡悍陰鷲，飲酒食肉，被服鮮麗，娶婦女，無戒律。其演法則有跳布札、放鳥、卜藏諸技，其禱經則有吉祥、天母、大游戲、迎新年、龍王水、寶匣、沐浴諸名目，其皈依釋迦、金剛、毗盧藥師、無量壽諸佛，則類浮屠，其髻首不蓄髮亦同。定例：凡祈禱雨雪，救護日月食，皆令演法禱經。而長年承應內廷者至數□百人之多，出則橫行街市，莫敢誰何，糜帑惑民，於義無取。蓋國初喇嘛效順最早，而其術盛行東土，又夙為蒙古諸部落所崇信，故優禮之，藉以羈縻外藩也。

紅教

紅教喇嘛髮長及地，纏以紅布，盤於頂。其迎迓高等喇嘛時，則戴大笠，挽髮為高髻，以笠罩之。笠頂甚高，有刻佛像者，則從西藏受戒來，否則無之。其經典與黃教大半相同，惟其中別有一派，尚法術，能咒刀入石，復屈而結之，又能呼風雨，役鬼神。

黃教

黃教喇嘛惟誦經典，習靜禪坐，不為幻法，而諸邪不能侵之，故蒙、藏人之敬禮黃教輒重於紅教焉。

黑教

自黃、紅二教外，又有黑教，其喇嘛率多妻，茹葷飲酒，專以邪法為生活，皆居於家。

白教黑教

青海之柴達木多寺院，最大者曰都藍寺，佛法經典又較青海東部各寺為高，僅亞於西藏，異僧不時出焉。僧家持戒律，誦藏經，務求實際，不似沿邊僧寺徒襲法台、僧綱之虛名而已也。其間各有等級，曰格楞者，明字母，能誦經者也。曰格錫者，經明行修者也。曰喇嘛者，由藏考試及格，錫以名，謂慧性不滅，能以靈魂傳至再世，即所謂轉生是也。進而上之曰呼圖克圖，則惟國家特封名號，建有專寺，始克世襲者也。此外有熱主巴者，番僧家稱為修行士也，以誦經、講解、禪定為宗旨，亦有著書立說，以自陳其所學者。其中又有學博名高，僧徒從學自數千人至數百人，遠近蒙、番爭輦貨財器物食用奉佈施以表誠敬。光、宣間，柴達木有夏莽者，僧俗咸尊之為佛，數千里外皆仰重焉。此則韋布之士，無位而貴，無祿而富，不藉錫名封號，以積學為高者也。

其宗紅教者，俗名本卜子，類多怪誕之說。如問卜醫病，禱雨迴風，及咒人畜、吞刀火等事，率稱奇驗，土人篤信之，久且諱其短，炫其長。黃教不認其為同派，拒而遠之，幾如冰炭之不相容，更或奴隸視之，役之而為近侍。從前紅教為舊教，黃教為新教。晚近則號黃教為白教，紅教為黑教，明其衣鉢非真也。

紅黃二界分界念經

麗江中甸有喇嘛數千餘人，至自西藏，分紅、黃二教。歸化寺有黃教二千餘人，承恩寺有紅教四千人，黃教恃眾凌之，紅教莫如之何。嘉慶己未冬，紅教收四徒，黃教從而誑之，率徒二百人赴紅教廟，欲強新徒歸黃教，幾至生變。署同知陳務本，號誠齋；誠守李上林，號文園，率兵五百名，先逮新徒四人，並捕大喇嘛一及其五品官教沙二，六品官康干八，訊之，無狀。陳欲重責大喇嘛，時營官二員、神翁五員、兵把六員侍立，齊跪求哀免，久之始允。營官、神翁、兵把，即內地土守備、土千總、土把總也。陳再詢教沙等，各杖一百。蓋自雍正丁未改土歸流以流，歷任養癰，故喇嘛乃愈橫，而誠齋乃將滋事有品級喇嘛各杖一百，始無事。其後誠齋詳由滇督，牒告西藏辦事大臣移知達賴喇嘛，達賴乃札知黃教，分紅、黃二教地界，打鼓念經，仍准紅教收徒，爭乃息。

紅教先於黃教

紅教之成立先於黃。蓋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禪衣，號為紅教。其後專以吞刀吐火炫俗，無異師巫。有宗喀巴【一名羅卜藏克克巴】者，深觀時數，當教立教，即會眾自黃其衣冠，遺囑二大弟子，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，演大乘教。呼畢勒罕者，亦曰大力克，華言化身也。二弟子，一曰達賴喇嘛，一曰班禪額爾德尼。達賴者，梵言海，謂其智慧法力如海也。喇嘛者，喇之義為上，嘛之義為無，華言無上，猶云上也。皆死而不失其通，自知所往生之地，諸弟子親迎而立之。第一世曰敦根珠，第二世曰根敦嘉穆錯，第三世曰鎖南嘉穆錯。是時黃教益盛，紅教中大寶、大乘諸法王皆改從黃教，化行諸部，東西數萬里，熬茶膜拜，視若天神，諸番王徒擁虛位，不復能施其號令。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，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。崇德丁丑，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幣使，延達賴喇嘛。己卯，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，達賴遣亦使至盛京，獻書貢方物。順治壬辰，達賴朝京師，世祖賓之於太和殿，建西黃寺居之，封西天自在大善佛，領天下釋教。康熙壬戌，第五世達賴卒，其徒第巴欲圖國事，託言達賴入定，居高閣，不見人，事皆決於第巴，其後恐事發，乃擁立假達賴，是為第六世。青海諸蒙古人皆不信，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，即康熙王子所敕封者也。噶爾藏嘉穆錯，即新胡必爾汗。是年二月，聖祖詔封新胡必爾汗為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，派滿、漢官眾及青海官兵送往西藏。

或曰，宗喀巴有三弟子，曰達賴喇嘛，曰班禪額爾德尼，曰哲布尊丹巴。達賴居前之拉薩，班禪居後藏之日喀則，哲布尊丹巴居外蒙古之庫倫。皆號稱世世轉生，輪迴不已。

呼圖克圖

呼圖克圖，即再來人，《明史》所謂尚師也，其名號本起於紅教。紅教喇嘛最尊者為薩迦呼圖克圖，即元帝師帕斯巴喇嘛之後。黃教之祖宗喀巴，其始亦受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。其大弟子達賴喇嘛又有二弟子亦名呼圖克圖，一曰濟隆，一曰第穆，分掌教化。每當達賴圓寂，班禪或呼圖克圖可代理印務。明隆慶後，稱胡土克圖，其名稱流播於青海、滇南北蒙古等處。大喇嘛學道能轉世者，則達賴、班禪印證之，得為呼圖克圖。又有尊而上之曰大呼圖克圖者，如漠北之蒙古喇嘛，皆以轉生嗣位，或受中朝封號。至國朝，凡自稱呼圖克圖者，皆錫名號，俾其世世掌教。又有修行未深初轉二世者，曰沙布倫，亦得建專寺。綜計喇嘛之能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，西藏號呼圖克圖者有八，號沙布倫者有二，漠北蒙古有九，滇南蒙古五有七，青海番地三有五，四川察木多番地五。又駐京呼圖克圖有四，都凡呼畢勒罕百六人。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，許以親族入籤。其後又調取西藏、青海、滇南北蒙古、察木多之呼圖克圖，輪流駐京，擇其道行高者使掌印，三歲而更代。

四大活佛

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尼、哲布尊丹巴之外，有章嘉，合之，則為四大活佛。活佛，即呼圖克圖也。其下尚有八大家，亦有呼圖克圖名號。

章嘉

元、明兩代，均封章嘉活佛為大國師，頒有敕書，本朝尤加以敬禮，故亦以大國師封之，並授以金印、金冊、誥敕等件。

金奔巴瓶掣籤

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，即聖祖敕封之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也。與藏中所立，互相是非，高宗令暫居西寧江山寺，旋移塔爾寺。蓋宗喀巴有一花五葉之識，故自六世以後登座者，無復真觀密諦，僅憑垂仲降神指示。垂仲者，猶內地師巫也。高宗久悉其弊，欲革之而未有會也。乾隆壬子，乘用兵之後，特定辦法，創頒金奔巴瓶一，供於中藏大昭之吉祥天母前，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，則納籤於瓶，誦經降神，大臣會同達賴、班禪於宗喀巴像前掣之。而各札薩克所奉之呼圖克圖，其呼畢勒罕將出世，亦報名理藩院，與住京之章嘉呼圖克圖掣之，瓶供京師雍和宮。

或曰，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尼，率言永遠轉生，以嗣其教。行之日久，徒眾稍有道行者，亦踵其轉生之說，以致呼畢勒罕多如牛毛。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貲產者，輒言於達賴喇嘛，指其子姪為的乳，互相承授，遂與世爵無異。高宗深知其弊，因習久難革，故有金奔巴瓶之作用，遇有呼圖克圖圓寂者，即揀是歲所產之聰慧者，書名於籤，令達賴、班禪會同駐藏大臣封名掣之，弊始絕，時謂為活佛掣籤。

或又曰，必逾五齡而後選定，且或同時有二人以上有被選資格者。

敕封活佛印冊

國初，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尼入覲，大抵皆賜金印、金冊，或玉印、玉冊。第七輩達賴喇嘛有金印、玉寶，其金印文云：「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【一作總理。】天下釋教普通互【一作日。】赤拉坦【一作坦。】喇達賴喇嘛之印」。玉印文同，惟「印」字易「寶」字。又有金冊、玉冊。玉冊長六寸餘，寬約四寸，頁厚二分，邊刻龍文，面鏤「敕封達賴喇嘛之玉冊」，冊之字有四體。四體者，前漢文，次唐古忒文，次蒙古文，最後為滿文。滿文右行，實則先滿文，次蒙古文，次唐古忒文，最後為漢文也。冊凡五頁，不相聯。金冊大小如之，亦五頁，而聯其腦，如展書然，皆以紫檀木座盛之。若班禪額爾德尼，則有金印、金冊而無玉印、玉冊。

活佛傳鉢

達賴喇嘛將死，能不迷其本性，預言某月某日託生於某所。始墮地，即能自言前生，諸弟子乃載其生前念珠鉢往，中雜以平時所用物數□具，置嬰兒前。兒諦視久，徐伸手，拈其前生服御物，摩挲不忍釋，餘置不顧，乃識日奉之歸，是為傳鉢。

活佛過境之供應

乾隆庚子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，自西藏至庫倫坐輿，由朝廷特遣大臣蒙古王等迎接，兵部頒給路票。從者五百餘人，由精依口界行走，至庫倫熬茶，呈進丹書克等項。呼圖克圖商上出銀四萬兩，四部落札薩克出銀一萬兩，汗王札薩克等出銀一千兩，仗助至青海，寄留人馬馱隻，至呼畢勒罕受戒，由班禪額爾德尼教授。又以沿途西寧、四川，所屬安果羅克番子惡賊等行劫可慮，派兵護送，俗稱活佛過境，殊可觀也。

喇嘛為呼圖克圖誦經

光緒初，青海東科寺呼圖克圖圓寂，靈前所陳，有高椅并袈裟一襲，案旁牟尼一串，皆呼圖克圖生前所御者也。數喇嘛披袈裟，坐地誦經，階前掛掛魂幡，皆唐古忒文。後堂有一室，為助圖克圖習靜所，中設維禪，燃酥油燈，陳清水盞，一榻以外，桌椅數事而已。房外執事喇嘛屏息以伺，如事其生。大經堂布五色紙所粘冥物，委積如山邱。

門外蒙、番男女膜拜頂禮者以數百計，皆跣足，人陳經珠於地，近額端，數為百八粒。其拜，手合掌，雙膝齊跪而伏，伸其脛，兩掌又於前，身挺直，如蛙之浮水然。復以額叩地而後起，將起，撥移經珠一粒為記，凡起立百八次，磕雙倍頭者，則起立共二百一□六次，汗如水淋而無倦者。

門內喇嘛數□輩盤膝坐階下，此皆俗番之初為僧者。堂階歷數級，檐下鋪木板，光明可鑒，深印痕，長狹圓曲不一形，皆喇嘛跪拜所磨陷者也。前長而狹者為兩肘痕，後圓者為膝痕，曲者為趾痕。是時革鞞滿地，蓋若輩至檐下，例脫鞞入室，退即著之而去，往往不辨為人履我履也。

佛堂深數重，白晝如暗室，中懸大琉璃燈，上供喀巴像，及達賴數世像，以外大小神佛無算。歡喜佛像高自七八分至五寸者，或繫於龕，或藏於匣，不可畢數。像前各燃酥以供，小銅紅中盛清水各□數盞。地鋪氈毯，數□喇嘛依次而盤膝坐，眾僧官分坐於眾喇嘛後，中兩楹之下，設兩高座，為僧綱坐位，督眾誦經。居中高座，疊黃氈氍數重，旁置梯上下，則呼圖克圖講經之位也。呼圖克圖公出，則以法台之資深經熟者代之。法台，即僧官之曲埠也。西藏高僧過此，亦可坐此宣講。

俄而樓中喇叭聲，堂上法螺聲，皮鼓聲，鑊鈸聲，音樂雜奏。堂上下喇嘛皆起立，則法台至矣。前導旌旛八，人各戴紅布帽，頂上騎縫，緣以羊毛一道，形如雞冠。法台靈頂合掌，至階下向上三低首，然後升，不脫履，入戶。禮佛畢，侍者扶之升座。坐定，眾亦坐，音樂戛然止。僧綱執界尺前後巡。少焉，僧綱、眾僧官各就位，鐘磬聲復作，法台念念有詞，眾闐然和之。暮，樓閣上下排列紅酥千萬盞，遠望如火龍百道，風吹，燄益明，喇叭聲又作。堂上誦經止，喇嘛端坐不少動，有僧官率僧役攜木匣至，內具青稞粉糖酥，眾喇嘛各於懷中出木碗一，僧役各給麵粉一掬，再給以糖，給以酥，喇嘛遍領訖。又有僧官率僧役攜數巨壺之茶至，遍給以茶。喇嘛自調茶麵搓酥而食，惟法台飲而不食，以其道行高，能耐飢也。僧綱、眾僧官亦然，以其執事煩，例不遑食也。階下喇嘛亦給飲不給食，以其初進門牆，未得升堂入室，僅可止渴，未可充飢也。堂上喇嘛食畢，木碗復懷之。僧綱又起巡，法台高講梵經，堂上皆側耳聽，舉目視。有頃，木魚閣閣然鳴，法台即率眾高誦，喃喃然，囉囉然，樓中喇叭，堂上之法螺、皮鼓、鑊鈸齊作。法台徐徐起，梯而下，且行且諷，僧綱、眾僧官、眾喇嘛咸起立，俟法台出，乃出戶，著履而行，自廊而階而門，階下眾喇嘛亦隨之紛然散，門以內，萬籟寂矣。

達賴阿嘉兩喇嘛鬪法

甘肅西寧城外塔爾寺，為阿嘉喇嘛卓錫之所。光緒丁未，西藏達賴喇嘛逃入俄境，為駐藏辦事大臣達壽邀回，安置西寧。達賴以掌理天下釋教自居，不肯往謁阿嘉，而阿嘉亦以西寧一帶為其管轄之地，傲不相下。彼此惡感既深，達賴思以術勝之，乃以牛羊等獸之首埋於土，加以禁咒，為魔勝之舉。未幾，阿嘉適以疾卒，年未三□也。其徒眾大譁，控之西寧辦事大臣慶恕，謂達賴以術殺人。慶率眾往所埋處驗之，信，乃牒詰達賴。達賴覆稱按照藏經某條，行此法者，係感謝大皇帝相待之優，故藉以祈福，並無他意云云，後亦不復究。

喇嘛法器

喇嘛禮佛之梵宇，建築莊嚴，入門為禮拜室，其側，祭壇在焉。壇列法器甚夥，其至詭異者，一法鼓，以革或銅製成，置於架，或懸空中。二淨杯，以銅或銀製之，用以供清水。三梵鼓，製如法鼓而較小，以人之頭蓋骨為之。四人骨笛，以人腿骨製之。四菩提珠，亦稱佛珠，種類不一，有以古木製者，有以喜馬拉雅山之樹子製者，有以人頭骨製者，有以獸骨及香質製者。相傳諸佛菩薩各因所好而佩之。故瞻拜觀音，用貝殼所製之白珠，若為死者啐經懺悔，則必人頭蓋骨珠。此外又有鉢杯及鮮花、食米、佛經、金鏡、鑊鈸、號角、法螺等種種，每月並以米粉、麥粉模造各種物品，供之佛前。

歡喜佛

歡喜佛，作人獸交媾狀，種類甚多，有男與雌獸交者，有女與雄獸交者。相傳出自蒙古。某喇嘛因佛教盛行，人多持獨身主義，而不欲結婚，於是人種日衰，一部落僅有數人，見而大悲，恐人類之滅絕也，遂幻其說，謂交媾本佛所有佛，製為各種雌雄交媾狀，名之曰歡喜佛，獨身之俗漸消。後盛行於滿洲，而流弊所及，遂至淫風大甚，男女無別。大內交泰殿，即供奉歡喜佛之所也。

鹽水佛

前藏達賴喇嘛及尊貴之高僧圓寂，斂尸棺內，塞之以鹽，鹽水漏於棺底，以黃土和之，刻以模，成小佛像，並註其名，曰鹽水佛，最為貴重。得之者，寶藏於家，境中所在之寺院、浮屠及山林、湖水中俱有之。

蒙人崇信喇嘛教

蒙古黃教，發源西藏，主教為哲布尊丹巴，宗喀巴第三弟子呼圖克圖之第八代也。位在西藏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尼之次，統轄外蒙喇嘛，王公士庶，莫不俯首稱弟子，禮敬若神明焉。喇嘛不應差徭，不納稅，蒙民趨之如鶩，往往有傾家運動，以得遣子弟充喇嘛為榮者。惟作喇嘛，必告佐領，領有證書，始入寺，至佛前頂禮，聲鐘鼓以號眾，賜滿吉名。其父母有子死無後，報佐領，則其已為喇嘛之別子仍使還俗奉親，不之強。至謂蒙古崇黃教，家有三子，必使二子為喇嘛者，實謾言也。

蒙人如有患難，謂為佛譴，即延喇嘛誦經祈禱。王公札薩克所居，必有大廟，日必誦經，常住喇嘛必在三□以上。中人之家，亦必二三月誦小經一日，三年誦大經三日，所延喇嘛之多少，以貧富定之，自一二人至數□人不等。誦經日，必邀親友聚聽。

歲必赴廟禮拜，不遠千里而往，富者或往西藏，或往庫倫，春秋二季尤盛，踵趾相接於門，常人則守候門外，或守至月餘，以被活佛手摩足為至榮。活佛出，爭先羅拜，活佛之侍者以佛杖【長丈許，上刻龍頭，杖端縛綯數尺。】亂擊，中綯者吉，不中者謂為獲罪。如乘車，群恐龍杖不中，爭以哈達鋪地，被輪曳過，罪即可末減，遂捧而頂禮之。侍者荷筐而至，爭先布施，至微亦必以白金□兩。王公呈遞哈達，必附布施銀，有多至□餘萬者。喇嘛之待遇，亦以銀之多寡為差。

近邊一帶喇嘛，多置田產，所得布施之金銀，窖藏地中，祕不示人，亦間有放債於蒙古王公以收重利者。

婦女亦有轉生之說，亦呼為呼畢勒罕，年至五□，亦剃度如尼，習誦經咒一切，均與喇嘛無異，惟不居寺，不改裝。

蒙人之於男女呼畢勒罕，皆以活佛目之。是以男女呼畢勒罕如有所往，經過之處，沿途之叩首及獻物者，絡繹於途。惟叩首者必受呼畢勒罕親手摩頂，【蒙語謂之靄他司。】受者以無上之榮幸。往者，必以步行為誠，謂可邀神佛之默佑而獲福也。

呼畢勒罕及喇嘛均不許娶妻，女呼畢勒罕不嫁人，然未有不與喇嘛通奸者。蒙人常云所姦之人，必厲鬼化身，非呼畢勒罕之力，不足以制之，不然，必為人害矣。且尋常婦女為所幸者，輒以紅綯飾室壁，自炫其榮。

漢加拉華教儀

漢加拉華者，內蒙古最大之喇嘛寺也。其教儀如下：喇嘛二三百人，老幼皆有之，趺坐寺前廣場，衣色紅紫淺黃，有等級，而以大喇嘛居中。大喇嘛坐階上寶座，為會場主席，中有數人，脫衣露腰，謂將以受試驗，得僧職也。試驗時，兩旁之人均拍手，且作色以示意。

西康番人視佛教為文學

西康番人以佛教為文學，學佛教者亦稱喇嘛。各處建寺院，多至數千人，少亦數百數，專講佛經，不婚娶，好慈悲，信盟，重鬼神。凡人有五子者，則以三子為喇嘛，有二者，則以一子喇嘛，甚至有僅一子而亦學佛者。

道教

道教為我國固有之教，本於老子《道德經》，故祖老聃。以制欲養性、虛無清淨為宗旨，參以莊、列思想，雜以佛教理論。至後漢末，張道陵創為煉丹、符籙諸術，其子孫世居江西貴溪縣之龍虎山，代守其法，稱為正乙真人，俗稱之為天師。其徒之稱道士者為男，稱女冠者為女。專藉符籙、饑醮為生，非老聃之本旨矣。

道陵好講服食煉氣之術。吾國之技擊學，向分內外二：外家出於達摩之禪宗，稱少林派；內家出於武當山之道家，稱武當派。內家技術較外家為優，故長生雖不可知，亦有適用之精理也。

革除道士充樂官

國初，沿明例，以道士充太常寺樂官。乾隆朝，高宗特諭廷臣，釋、道二氏異樂，不宜月之。乃令道士改業，別選儒士為樂官。

聖祖給張繼宗誥命

康熙丙寅，奉旨：「張繼宗見號真人，即著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。一切僧道，不可過於優崇，致令妄為，爾等識之。」

基督教

基督教，唐時即來我國。順治初，以曆算著稱。晚近以來，訂定傳教於條約之中，傳布遂廣。其信徒分新舊二派：舊派俗稱天主教，其徒多法蘭西人，傳教者曰神父；新派俗稱耶穌教，其徒多英吉利、美利堅人，傳教者曰牧師。皆熟悉吾國之方言習俗，深入內地，不憚艱險，設學校，建醫院，就教育慈善事業，盡其發展之策，以和易合群為宗旨，以勤儉進取為目的。有佛家之神道作用，而無空寂之弊，有回教之堅忍不屈，而與人群無忤，對於中下社會，最為適宜。至籍教符干預地方行政者，則皆不肖之教士也。

天主教分五區

全國所有天主教，可分五區，以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蘇六省為第三區。第三區之湖南，其教派在羅馬加特力教中，屬於奧斯里昂及佛蘭西斯襄二派。

京師天主堂

京師天主堂，建於明萬曆間，本朝一再修之，御題額曰「通微佳境」，又曰「密合天行」。以西人文曆法可垂永久，故許其建堂禮拜，國人不得與焉。堂制狹而深，以山牆為正向，頂如捲棚，啟窗於東西兩壁之顛，供耶穌畫像，耳鼻隆起，儼然如生。左右兩磚樓，夾堂而立。左貯天琴，午時樓門自啟，琴自作聲，移時琴止，而門亦閉矣。右為聖母堂，像作少女抱兒狀，耶穌母馬利亞也。其衣自頂被體，無一縫。書冊文皆旁行，別有沙漏、遠鏡、龍尾車之屬，以資測驗。

吳漁山為基督教徒

吳漁山善畫，晚年好用西洋法以渲染之。蓋皈依基督教有年，且曾至歐洲，日夕濡染所染也。墓在上海大南門外，所謂天主墳者是也。碑有漁山字，其中間大字云：「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。」兩邊小書云：「公諱曆，聖名西滿，常熟縣人。康熙二〇一年入耶穌會，二〇七登鐸德，行教上海嘉定，五〇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，壽八〇有七。康熙戊戌季夏，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。」

乾嘉兩朝禁止西人傳教

乾隆甲辰，有西洋人羅嗎當者，家居廣州，與素習天主教在逃之福建人蔡鳴皋【即蔡伯多祿】相識，改裝剃髮，潛赴各省傳教。行至湖北，為有司所逮，解京，並查獲習教傳教之艾毬三、白矜觀等，起出經本圖像。奉旨：「西洋人傳教惑眾，最為風俗人心之害，現在各省有神父名目，尤當嚴禁。內地民人有稱神父者，即與受其官職無異，本應重治其罪，姑念愚民被惑，利其協助，審明後，擬發伊犁，給額魯特為奴。曾受番銀者，家產查抄入官，接引傳教之人，亦應發伊犁為奴。至父祖相傳持戒，自當勒令悔改，將呈出經卷銷燬，毋庸深究。」

嘉慶乙亥，有廣東肇慶府習教之倪若蘭等，接引西洋人改裝之蘭日旺往湖北傳教，至湖南耒陽縣被獲。奉旨：「蘭日旺收徒傳教，煽惑多人，飭將該犯擬絞，為從發遣為奴。」

光緒朝基督教人數

雍正朝，世宗降旨逐天主教徒。咸豐辛未，始弛此禁。今以光緒辛卯基督教人數計之，羅馬加特力神父五百三〇人，教民五〇二萬五千人。路得波羅特士敦牧師男女一千二百九〇六人，教民三萬七千二百八〇七人。

湖南教堂後設

基督教堂徧國中，而湖南獨後。蓋湘人以勇敢排外稱，寧鄉周翰著畫繪圖，詆斥耶穌，各國牧師愈益懼。光緒庚子以前，湖南教會僅常德有加特力、波羅特士敦兩堂，長沙、湘潭、岳州、衡州有波羅特士敦教堂，辰州、茶陵有加特力教堂，西人尚不敢直接傳教，歲僅兩至，晝匿夜行，稍留即去。至光緒庚子辰州教案起，英、法、德三國戰艦上溯常德，英更命其旋泊上海之艦隊續赴長江，以威力相迫脅。政府懼，既懲兇賠款，並殺都司以謝之。基督教徒大勝。會長沙開港，各教會遂乘機而入矣。

保奉基督教

四川寧遠之保奉基督教者，然不誦經聽講，僅獻一雞一羊於教中，即為皈依，蓋傳教者別有心也。教士每以漢人無力與汝為難之說語之。

景教

景教，亦耶穌教之流，有尼士陀利一派。其所異者，則謂彌施訶非瑪利亞之子，因是觸羅馬教皇之怒，不容於歐洲，其徒散居波斯，為波斯王所保護，認為國教。唐時有波斯人阿羅本者，始入我國，太宗為建波斯寺，其後改稱大秦寺。玄宗、代宗亦崇其教。武宗時，與佛教並禁，其勢遂敗。至本朝，則絕無僅有矣。寺有《景教流行中國碑》，唐後沒於地中，至明末出之。光緒時，曾有人見之於西安碑林。

回教

回教，一稱天方教，為陳、隋間阿剌比亞人謨罕默德所創。蓋竊取猶太教、羅馬教崇奉造物主之義者，惟不事偶像，則為彼所發明。國人以其由回紇傳來，因謂之回紇教，語譌為回回。其教始於唐而盛於元。當時於曆算測繪之學，推為獨步，在湯若望、南懷仁未至以前，大受社會之尊信，其教亦因此而廣播。在我國者，稱為鬆利派，中復有亞節迷、賒布爺之別。至其立教之宗旨，則崇天道，懲惡魔。

或曰，回教之至我國也，實由謨罕默德之舅幹葛士所輸入，航海東來，止於廣東。度其時，當在唐貞觀初年。其在內地通行之教，與波斯極合，與回部所奉行者頗有出入，為阿釐葉派。證有七：信徒學成者皆著綠服，證一。以依瑪日主教務而抑學人，證

二。用波斯語文傳習經典，證三。信條獨重泰服細勒，證四。阿蘆及其妻法梯味之祭典，並極隆重，證五。命名以類，取倅聖哲，如阿蘆之子阿蘆忽散、忽腮尼、法梯味之類，所在有之，而阿蒲倍克爾、倭馬爾、札非爾等名，則絕無所聞，證六。教士演說，恆述阿蘆戰陣之勇，而於倭馬爾之赫赫武功無所稱道，證七。

此教之流傳實自波斯，其經行線可別為二：一由波斯而印度，而南洋群島，以至廣東，此水線也。一由波斯而阿富汗，而回部，以至秦隴，此陸線也。今所行者，大都由陸線所至，故盛行於新疆，而山西、陝西、甘肅、雲南等處亦皆有之。在雲南者稱本塞伊斯，在天山南北者稱登根。奉此教者，顏其寺曰清真。

回教有新舊二派

謨罕默德著天經三〇部，凡三〇卷，六千六百六〇六章，曰甫爾加尼。初至我國者為舊教，派名約漢賴。新教有閔煞力毛魯的二經，派名虎弗耶，言馬明心為華人鋸解以死。回民誦至此，則擗踊哭泣。

甘肅河州有四大門宦之目。一曰穆扶提，猶蒙語之巴圖魯也，又名臨洮拱拜。一曰華寺，中有舊教有新教，新教徒不薙鬚，令與鬚相埒，舊教則否。一曰白莊，以地得名。一曰胡門，以其始傳教者多髭，因以名其教。此外又有大拱拜、畢家湯拱拜、張門拱拜之屬。大拱拜最古，而胡門之起，至光緒末，不過六〇餘年。拱拜者，以祀其始傳教之人。傳教者既有拱拜矣，而其子若孫因得世其業。核力法者，為門宦子孫之通稱。一麻目為寺中之領拜，而尕【尕字字書所無，俗讀若歌甲切。】為副。胡門一名紅門。順治戊子，涼州回米喇印、丁國棟叛。乾隆辛丑，循化新教馬明心、蘇四〇三以仇殺舊教，因而作亂。癸卯，其黨伏羌阿渾、田五復叛。咸、同間，西寧、寧夏馬化龍、馬桂元叛。光緒乙未，循化韓奴力叛。皆不久平定。回教中所謂罕植阿渾者，朝西域之尊稱。阿渾，猶言師傅也。乾隆辛丑，高宗曾有諭旨，禁習新教。

回教徒不食諸肉

回教初入我國，所訂教規，曰諸肉不食。久之，其徒不能遵守，乃改為豬內不食。或駁是說，謂回語名彘，不曰與諸同音之豬。然對於我國教徒而言，固宜作我國語矣。然回教人自謂不食豬肉者，厭其穢耳。凡以回籍服官者，洊擢至三品，即須出教，以例得蒙賞喫肉，不能辭也。

回教有響墳

回教之至粵東，自天方貴聖開宗於城內懷聖寺始，即後之光塔寺是也。死後，葬北門外，教中人呼為響墳，謂自國中放響箭至此，示其徒以葬處。故後之死者，皆就該墳附近葬之，以誌不忘所自也。

纏回教儀

新疆纏回所奉之教，專祀謨罕默德為月昂伯爾，譯言天使也。七日禮拜，入寺誦經，謂之朱瑪。每日五次誦經，謂之納瑪茲。【日未出謂之傍不得，未時謂之撇繩，酉時謂之格爾，日落後謂之沙瑪，戌時謂之火不得。】歲法以三百六〇日為一年，先期四〇五日，以葫蘆熬膏，懸之樹，阿渾誦經，眾人膜拜。夜闌燈聖，蹴葫蘆於地，爭踢碎之，以消災癘，謂之巴把提。又〇五日齋戒，晝禁飲食，謂之若茲，【布魯特謂之瑪加克。】言齋期也。彌月，開齋度歲，鮮衣華服，鼓吹喧填，男女往來相稱賀，如是者七日，謂之若茲爰依提。又〇七日，剖羊祭教祖及先世，曰古爾巴愛依提，即一歲之終也。其走謁謨罕默德基者，謂之阿吉，道死為上，返者次之。故多以此傾產墮業，不稍顧惜。其仰天祈禱，跪而端手齊胸誦經，則謂之斗瓦。

哈薩克教儀

哈薩克宗教祖謨罕默德，不祀天神人鬼，以敬上帝為宗。富者囊金走謁謨罕默德基，謂之朝汗。歸牧後，去帛服布衣，名曰阿吉，以白布重疊，纏匝其首，名曰賽里，特尊異之，謂自汗所來也。遊牧野人爭訟者，皆就折之，無不唯命。晨起，男婦趨水濱，洗手滌面，浴下體，一日五誦經，遊牧無寺院，面西方禮拜。行路者屆時覓水盥沐，無水，則撮淨土代之，禮拜誦經，無日敢怠忽。有長齋期，一月始畢。期內，早晚均不飲不食，必日落星燦，始敢受餐。禁食之末日，開齋過年，謂之小年。越七〇日，始過大年，男女老少，著新衣往來，依麻目率眾西向，誦經禱祝。【公舉莫洛大熟經典者為之。】禮畢，握手相慶。三日之內，唱歌跳舞，相與為刁羊之戲。刁羊者，剖羊臄於地，群少年飛騎拾之，擲諸馬上，彼此馳逐相攘奪，支解血肉，赫然霍落，眾人隨之，以攫一饜致親友為吉祥喜事，受者亦必厚報之。

青回回教

河南開封有青回回教者，亦稱挑筋教，實非回教也。初名一賜樂業教，其徒數百人，自謂最初教主為阿耽，漢明帝時至我國。教條雜回、佛，惟教師藏有經典，宣講音節，甚為奇異，實即猶太人摩西所創之猶太教，與回教絕不相蒙。其人本猶太種，居開封，起居飲食同於漢族，而高鼻深目，固與高加索種相彷彿也。有明人所鑄之碑記其教，曰猶太教碑。碑在開封城中草市後之挑筋教胡同東北隅蔭席圍中，宣統庚戌正月，張蔚西廣文游開封實親見之，尚完好，僅缺數〇字也。

蔚西，名相文，桃源人。既觀碑，且得其拓本，蓋從趙叟購之也。趙為開封人，猶太種也。蔚西訪其居，其猶子亦出見，因與蔚西談，所言有類似神話者。其言曰：「我輩之去祖國，年代渺遠，不可知矣。始之來此土也，凡七姓，曰趙、金、張、艾、高及二李，都八家，繼而張姓不知所往。今存六姓，人口可二百，多作小負販，婚嫁必取諸回教，然貧富相懸，不能悉拘也。惟謹守挑筋遺規，雖血饑肉線，必淨盡焉。清真之旨，遠過於回教，教中經卷，我祖我宗皆以金筒貯之，藏諸聖寺。然聞數百年前，忽有道士來謁，固請，出而曝之，條焉暴風起，經飄失無存，蓋為天神攝取而去矣。七〇年前，有武生高某者，性兇橫，為回教冠。至於撤毀寺屋，而賈其材焉，回教皆無如之何，而工徒之顛越以死者數人，蓋教祖之遷怒也。寺既毀，久之，縣官乃并欲奪我地，移我碑，我出死力以爭之，乃罷。光緒戊申，英人潘某遊至此，言奉我祖國王命，來撫慰我輩，並為我輩攝影而去，因以金筒贈之，冀以轉獻我之國王。然迄今無耗，我將行賈上海，訪教友，且詢我祖國之現狀也。」碑有二，其文皆不佳，一為《重建清真寺記》，一為《尊崇道經寺記》。今錄其原文如下：

《重建清真寺記》之文曰：「夫一賜樂業立教祖師阿無羅漢，迺盤古阿耽〇九代孫也。自開闢天地，祖師相傳授受，不墮於形像，不詔於神鬼，不信於邪術。其時神鬼〇濟〇態無祐，邪術無益。〇其天者，輕清在上，至尊無對，天道不言，四時行而萬物生。觀其春生夏長，秋斂冬藏，飛潛動植，榮悴開落。生者自生，化者自化，形者自形，色者自色。祖師忽地醒然，悟此幽玄，實求正〇枚，參贊真天，一心侍奉，敬謹精專，那其間立教，本至今傳，考之，在周朝一百四〇六年也。〇傳而至正教祖師乜攝，考之，在周朝六百〇三載也。生知純粹，仁義俱備，道德兼全，求經於昔那山頂，入齋四〇晝夜，去其嗜欲，亡絕寢膳，誠意〇禱，虔心感於天心，正經一部五〇三卷，有自來矣。其中至微至妙，善者感發人之善心，惡者懲創人之逸志。再傳而去正教祖師藹子刺，係出祖〇，道承祖統，敬天禮拜之道，足以闡祖道之蘊奧，然道必本於清真禮拜。清者，精一無二；真者，正而無邪；禮者，敬而已矣；拜下，禮也。人於日用之間，〇可頃刻而忘乎？天惟寅午戌，而三次禮拜迺真，實天道之理，祖賢一敬之修何如？必先沐浴更衣，清其天君，正其天官，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，道〇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。

「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：始焉鞠躬敬道，道在鞠躬也。中立不倚敬道，道在中立也。靜而存養默贊敬道，不忘之天也。〇而省察鳴贊敬道，不替之天也。退三步也，忽然在後，敬道後也。進三步也，瞻之在前，敬道前也。左之鞠躬，敬道即善，道在於左也。右之鞠躬，敬道即〇不善，道在於右也。仰焉敬道，道在上也。俯焉敬道，道在爾也。終焉而拜道，敬在拜也。噫！敬天而不尊祖，非所以祀先也。春秋祭其祖先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。維牛維羊，薦其時食，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。每月之際，四日，齋齋乃入道之門，積善之基。今日積一善，明日積一善，善始積累〇齋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，七日善終，週而復始。是《易》有云『吉人為善，惟日不足』之意也。四季之時，七日戒眾祖苦難，祀先報本，亡絕飲食。一日大戒，〇以告天，悔前日之過失，遷今日之新善也。是《易》聖人於益之大象，有曰『風雷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』，其斯之謂與！噫，教道相傳，

授受有自矣。出自□□，奉命而來，有李□艾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七姓等，進貢西洋布於宋帝，曰：歸我中夏，遵守祖風，留遺汴梁，宋孝隆興元年癸未，列微五思達領掌其教，俺都刺始建寺焉。元至元□六年己卯，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，坐落土字街東南，四至三□五丈。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，初撫綏天下軍民，凡歸其化者，皆賜地以安居樂業之鄉，誠一視同仁之心也。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，惟李誠、李實、俺伴徒艾□、李貴、李節、李昇、李綱、□敬、周安、李榮、李良、李智、張浩等正經熟曉，勸人為善，呼為滿刺。其教道相傳至今，衣冠禮樂，遵行時制，語言動靜，循由舊□，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，皆其力也。俺誠醫士，永樂□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，重修清真寺，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，永樂二□一年以奏聞有功，欽賜趙姓，授錦衣衛指揮，陞浙江都指揮僉事。正統□年，李榮、李良自備資財，重建前殿三間。至天順五年，河水滄沒，基址略存，艾敬等具呈，按□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劄付等因，至□元年古剎清真寺准此。李榮復備資財，起蓋深遠，明金五彩妝成，煥然一新。成化年，高鑑、高銳、高銳自備資財，增建後殿三間，明金五彩妝成，安置道經三部，外作穿廊，接連前殿，迺為永遠之計，此蓋寺前後來歷也。天順年，石斌，李榮，高鑑，張瑄取寧波口教道經一部，資至汴梁歸寺。高年由貢士任徽州縣知縣，艾俊由舉人任德府長史，寧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，伯祖勝口金吾前衛千兵，瑄置買供桌銅爐瓶燭臺。迺弟瑛，弘治二年捨資財，置寺地一段。瑛與鍾託趙俊置碑石，俺都刺立基址，啟其端。李榮、高銳建造□其事。有功於寺。諸氏捨公帑，經龕、經樓、經卓、連籠、欄杆、供卓、付簷諸物器皿，亦為妝彩，畫飾周圍之用，壯麗一方。

「□惟三教各有殿宇，尊崇其主。在儒則有大成殿，尊崇孔子，在釋則有聖容殿，尊崇牟尼，在道則有玉皇殿，尊崇三清。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，尊崇皇天。其儒教與本教，雖大同小異，然其立心制行，亦不過敬天道，尊祖宗，重君臣，孝父母，和妻子，序尊卑，交朋友，而不外於五倫矣。□噫！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道，殊不知道之□原□□天，而古今相傳，不可誣也。雖然，本教尊崇如是之篤，豈徒求福田利益計哉！受君之恩，□君之祿，惟盡禮拜告天之誠，報國忠君之意。祝我大明皇上德邁禹湯，聖並堯舜，聰明睿智，同日月之照臨；慈愛寬仁，配乾坤之廣大。國祚綿長，祝聖壽於萬年；皇圖鞏□，□天長於地久。風調雨順，共□太平之福。勒之金石，用傳永久云。開封府儒學增廣生員□鍾謨，祥符縣儒學廩膳生員曹佐書，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傅儒篆。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仲夏吉日，清真後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。」

《尊崇道經寺記》之文曰：「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江都左唐撰文。賜進士出身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壽書丹。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前吏科給事中維揚徐昂篆額。嘗謂經以載道，道者何？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。故大而三綱五常，小而事物細微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莫匪道之所寓。然道匪經無以存，經匪道無以行。使其無經，則道無載，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，卒至於狂談而窈冥行矣。故聖賢之道，垂六經以詔後世，迄於今而及千萬世矣。至於一賜樂業教，始祖阿訶，本出□西域，稽之周朝，有經傳焉。道經四部五□三卷，其理至微，其道至妙，尊崇如天。立是教者，惟阿無羅漢為之教祖，於是也攝傳經，為之師法。厥後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，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，建祠於汴。元至元□六年己卯重建。其寺，古剎也，以為尊崇是經之所。業是教者，不止於汴，凡在天下業是教者，靡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。然教是經文字，雖與儒書字異，而揆厥其理，亦有常行之道，以其同也。是故道行於父子，父慈子孝；道行於君臣，君仁臣敬；道行於兄弟，兄友弟恭；道行於夫婦，夫和婦順；道行於朋友，友益有信。道莫大於仁義，行之，自有惻隱羞惡之心。道莫大於禮智，行之，自有恭敬是非之心。道行於齋戒，必嚴必敬；道行於祭祖，必孝必誠；道行於禮拜，祝贊上天，生育萬物，動容周旋之際，一本乎誠敬也。至於鰥寡孤獨痲殘疾者，莫不周恤賑給，俾不至於失所。貧而娶妻不得娶，與葬埋不能葬者，莫不極力相助。凡婚資喪具，無不舉焉。及至居喪禁酒，殯殮不尚繁文，循由禮制，一不信於邪術，下至權度斗斛輕重長短，一無所敢欺於人。求觀今日，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，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，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，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，亦有之矣。逮夫農耗於野而公稅以給，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，商勤於遠而名著於江湖，賈志於守而獲利於通方者，又有之矣。畏天命，守王法，重五倫，遵五常，敬祖風，孝父母，恭長上，和鄉里，親師友，教子孫，務本業，積陰德，忍小忿，戒飭勸勉之意，皆寓於斯焉。嗚呼！是經也，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。是故天命率性，由此而全；修道之教，由此而入；仁義禮智之德，由此而存。若夫塑之以像態，繪之以形色者，徒事虛文，驚眩耳目，此則異端之說，彼固不足尚也。然而尊崇於經者，其知所本歟？道經相傳，有自來矣。自開闢以來，祖師阿訶傳之女媧，女媧傳之阿無羅漢，羅漢傳之以思哈哉，哈哉傳之雅呵厥勿，厥勿傳之□二宗派，宗派傳之也攝？也攝傳之阿訶聯，阿訶聯傳之月束窩，束窩傳之謁子喇，於是祖師之教，燦然而復明。故凡業是教者，其惟以善為師，以惡為戒，朝夕警惕，誠意修身，齋戒節日，飲食可叵於經，而是矜是式，尊奉而崇信焉。則天休滋至，理惠罔愆，人人有德善之稱，家家遂俯育之樂。如此，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，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。刻石於寺，垂示永久，成知所自，俾我後人其慎念之哉。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，俺李高維、揚金溥請《道經》一部，立二門一座，寧夏金潤立牌亭一座，金鍾撰撰□亭，鐫字□□□。」

旁門左道之宗教

依託宗教之旁門左道，不可勝數，彌勒教、白蓮教、天理教、中洋教、上帝教、三祖教、黃天教、在裏教、義和團、大乘教、大成教、薩滿教，及崇拜一切自然物如火水龍蛇之類者，非流於妖邪，即困於鄙陋，實皆不足以言宗教也。

彌勒教

彌勒教，大抵糴糴教、【一作慈團。】五倫教之流亞也。其教偏各省，江、浙尤盛。初，有杭人須天衡者崇奉之，自言其七世祖某為彌勒化身，親授珠經三，勸人持齋修行，身後不入輪迴，皆歸佛國。月之塑望，必誦經禮佛，徒黨畢集，曰上供。諸男女入教者，皆拜師，師為之命名，焚表給牒，并演《易》卦為宗派。亦派執事，行能出眾者，則有清書、班首諸名目。同教者相遇，彼此必問何卦派何執事，始敘尊卑。

乾隆時，晉寧李因培督學江蘇，陛辭，高宗諭以密訪邪教。及按試松江，適有以習彌勒教告者，拘之，嚴訊，斬須天衡，絞楊維忠，軍徒流杖□餘人，皆教中魁也。當壬午聖駕南巡時，楊徒康倫姐等獻經行在，高宗初未諭，溫語遣之，後遍詢閣臣，始知為劉福通之流，故有是命。

白蓮教

白蓮教，一名清茶門，為道教之支流，最為妖妄。漢末，黃巾張角兄弟起於山東，當時雖無白蓮之名，然實權輿於是。乾隆癸丑，白蓮教匪嘗起而為亂於湖北之枝江縣。

嘉慶乙亥□二月丙寅，仁宗諭曰：「灤州石佛口王姓，其先世自前明以來，倡立白蓮教，自稱聞香教主，流傳至今，二百餘年，已閱□輩，其子孫仍怙惡不悛，改教名為清茶門。種種悖逆情形，應照大逆辦理。其江南、湖北、河南等省傳教各犯，飭各督撫迅速查拏。」

咸、同間，洛陽汪劍庵，家貧不能自給。一日，徘徊道中，有憂色。忽一偉丈夫來，詢其故，汪以實告。其人大笑曰：「銅臭乃足困人耶？君子憂道不憂貧，當今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至今先生懷才不遇，良可太息。然懷才不遇者，又寧止一先生？某不才，尚能助一臂力。」因解囊，出大錢□斤文，告汪曰：「有急需，取之可也，但不可盡。」汪不肯受。某曰：「然則作為借款，以一月償，可乎？」汪感其誠，諾之。於是日取三百文使月，視之，仍□千也，大異之。然不取，則錢亦不多。亡何，一月期滿，其人果來，亟謂汪曰：「孺子不聽我言，今禍作矣，速從我去，否則首級且不保。」汪曰：「某貸君款，至今不敢動分文，安得有禍？」其人笑曰：「汝尚誑予耶？果爾，則還吾可也。」汪往取，則錢已頓杳，大驚，求救，其人曰：「毋恐，我白蓮教人，豐衣足食，不知世間有憂愁事。今事至此，子亦惟有人教耳。」汪不得已從之，自是，汪亦為白蓮教徒。黃某，佚其名，勇敢有力，且工劍術，人有白蓮教說之者，輒嗤以鼻，曰：「庸人自擾耳。」某夜，挑燈夜讀，聲朗朗達戶外。夜三鼓，聞窗前履聲甚響，黃疑之，左手持燈，右手仗劍，徒步出門，猝見一人，身長丈餘，面目猙獰可怖，黃舞劍與之鬪。久之，漸不敵，遁入房，取狗血噴

之，應聲而倒。所謂丈餘長人者，乃以三寸紙所剪之侏儒也。

自平教匪之後，中原不見兵燹者幾三〇年。而漏網之徒，散匿遠近，隱相煽誘，仍以傳教為主。宿州張義發者，從永城魏中沅學《彈花》、《織布》兩歌，皆邪教中隱語。又令盤膝靜坐，曰坐蓮花。兩手捧腹，曰捧太極。一日三次，默誦咒語，曰三省工夫。

天理教

天理教，又名八卦教，以其列八卦為入股也。其首領有三：曰林清，曰馮克善，曰李文成。嘉慶癸酉，清倡亂京畿，馮、李蹂躪豫東。

清之初入教也，意圖斂錢而已，既而脅惑者眾，群奉為坎卦教主。坎卦之外，七卦皆屬文成，清又統之，勢益張。復造妖書，言彌勒佛有青洋、紅洋、白洋三劫。此時白洋應劫，清乃太白金星下降，故旗幟皆尚白。又童謠云：「八月中秋，中秋八月，黃花滿地發。」癸酉置閏八月，後改甲戌閏二月，因以九月望日為第二中秋，故起事以應之。

坎卦之主為郭朝俊，次為劉呈祥、陳懋林、宋理輝。既而懋林為其從懋功告訐，讞得實，擬問杖徒，諸人乃潛奉清為坎卦主。朝俊性恠齷，遇事畏憚，眾不之憚，清代之，皆帖服。清傳教以「真空家鄉無生父母」為八字真訣，命其徒日夕拜誦。自言知未來事，審禍福，明吉凶。入教者輸錢，曰種福錢、根基錢，事成，償〇倍，輸百錢，得地一頃。愚民惑之，遠近踵至，家遂饒。有告貸者，輒給之，村人仰食者萬餘家。乃潛蓄逆謀，欲舉大事，而祀金神於西方。又詭言前世為卯金刀，遂改姓劉，名安國，而他人呼之則曰劉真空。又自以為劉林後身，稱劉林，字霜牧，或作雙木。輾轉變易，無定名。平日不習武藝，或勸之擊劍，清曰：「吾有神助，劍術不足道也。」

文成在滑，掌震卦教，見清，大悅，奉清為〇字歸一。於是八卦九宮，清與文成共掌之，清號天皇，克善號地皇，文成號人皇。

初，齊、豫奸民糾結死黨，曰虎尾鞭、義和拳、紅磚社、瓦刀社，最大者曰八卦教。文成欲入黨，無所適從。夜夢神話之曰：「君乃〇八子，明道震宮九教主也。得東方生氣，居河洛之中，協符大運。」文成驚異，益自負，乃收聚諸無賴及有罪亡者，匿與居。聞河南有謠云：「若要紅花開，須待鹽霜來。」遂自號鹽霜〇八子，入震卦教。教中事有條理不當者，文成釐次剖晰，眾推服之，無異詞。時清為坎卦教首，傳教北方。乾卦教首張廷舉，山東定陶人。坤卦教首邱玉，山西岳陽人。巽卦教首程百岳，山東城武人。艮卦教首郭泗湖，河南虞城人。兌卦教首侯國龍，山西岳陽人。離卦教首張景文，山東城武人。俱分隸震卦。震為七卦之首，取「帝出乎震」之意，習教者咸聽約束。文成兼掌九宮，統管八卦，眾至數萬，爭以金帛相賂遺，謂之種根基，文成遂富。

滑縣牛亮臣少習帖括，應童子試，屢應被黜，乃棄去，為縣庫書吏。丙寅，以文弄法獲罪，亡匿直隸之保定。〇二月，清亦以坐法往保定，同居馬家定，遂結為死友。清語亮臣曰：「吾教是京南人所授，山東曹縣有劉林，為先天祖師。吾為劉林後身，是後天祖師。真空神咒，每日朝拜持誦，可免刀兵水火，可起大事。」亮臣悅之，乃拜清為師。

崔士俊，金鄉人，因城武劉燕入離卦教。燕之師曰王敬修，敬修與其黨張衡同受教於王普仁，而士俊又傳之於高鶴鳴。其教：先令人執香稽首，受真空八字訣。入教之始，人納錢二百文，謂之根基錢。清明、中秋，隨力致獻，謂之跟賬錢，卦主受之。凡同教相見，輒駢二指為劍訣。甲子，士俊始入教。壬申八月，其鄰人高毓藻引長垣徐安國至士俊家，謂安國習震卦教，勝於離卦，勸改離歸震，士俊遂與其黨鉅野張建木同拜安國為師。安國之教與離坎相類，惟每日三次朝理太陽，兩手抱胸，合眼跌坐，口念真空八字八〇一遍，是曰抱功，功成可免災難。癸酉二月，安國復至金鄉，告以今歲九月後交白洋劫。劫數到時，教主給白布小旗，樹於門，可免殺戮。安國引士俊與張建木偕至滑，謁文成，劉國明為之引進。士俊與建木拜文成，文成受禮畢，諭之曰：「汝曹善用功，一劫能造萬劫之苦，一劫能修萬劫之福，汝曹悉歸去，有事，問爾師傅可也。」士俊再拜出，安國言之曰：「今歲孟冬一月中行三節氣，此即白洋劫。劫前七日，白旗傳遍。凡無旗者殺殺之，留而不殺者，分上下。」其要訣云：「位列上中下，才分天地人。五行生父子，八卦定君臣。」國明語之曰：「白洋劫，山西為洋頭，河南為洋腹，山東為洋尾也。」

中洋教

道光時，有達官婢蘇姓，年二〇餘，姿貌修整，粗識文字，自謂人世無其匹，深信中洋教。出家，居白雲庵，習修煉，自號女媧氏。遠近婦女奉之為師，執贄奉簡，腰以牲酒香花，踵門稱弟子者不絕。其臥房重重間隔，分一房為數室，小巷密閉，曲折玲瓏，即白晝持火入，人對面，或相擊觸，轉身遁匿，則莫知所之，其幽邃如此。未幾，燬於火。

上帝教

上帝教，竊基督教之緒餘者也。嘉慶時，粵人朱九濤實創之，洪秀全、馮雲山師事之。九濤死，推秀全為教主。道光丙申，秀全、雲山傳教至廣西，居桂平、武宣二邑接壤之鵬化山。時桂平富人曾玉珩受教於秀全，秀全妹婿武宣蕭朝貴亦來桂平。朝貴與楊秀清交最善，秀清先世為廣東人，後遷廣西，居桂平之大黃江，世以燒炭為業。秀清豪放無賴，與其籬人韋昌輝、貴縣石達開同入上帝教。昌輝、達開常慷慨大言，欲委身以成大事。秀全時臥病幾殆，突然愈，曰：「吾病死，作地下人者七日，今始復蘇，能知未來事，舉世將罹大災，惟奉我教，拜上帝，或為教主之兵，則可免，且死後可升天堂極樂世界。答拜上帝，納銀，供香燭，則可贖已往之一切罪惡。」凡奉其教者，曰師徒，男稱兄弟，女稱姊妹，稱耶和華曰天父，以耶穌為其長子，尊之曰天兄，己則為其次子，而秀清等則皆師徒也。

三祖教

秘密社會，多出於明季遺民。有三祖教者，俗謂為白蓮教之支流，一曰無為教，又曰檀香教。每歲，教徒一大會，須點蠟，其法煎蠟油於鍋，以燭芯醮之，彼此相傳，即傳薪之義也。又有坐法船、摸姻緣諸名目，蹤跡祕密，非在教者不得入觀。有老儒施星渚者，曾入其教，年餘而出，或問其內容，答云：「明季遺民之所為，傳者失其意耳。」

同、光間，某歲點蠟前一日，有教主至某處，謂來自處州，有牒鈐印滿紙，信宿即去。行蹤甚祕，教徒亦不知為誰，惟云教主為世襲，其始祖為教事死，歲至各處納教中酬費耳。光緒庚子，拳匪作亂，其教徒亦聞風響應，先事破獲，搜得偽印、文牒、會單，確有不臣之證。其牒文年號為大中國庚子年，國字作囙，不稱大清光緒年號。會單分作八卦，某隸某隊，某隸某隊，似尚有部伍軍隊之意。其禱告之辭，則直對於玉皇大帝而負責任也。

黃天教

黃天教，原名普聖門之天盤教，後復衍為地盤、人盤兩派。其最為崇信之教主有二，曰乾坤二老。謂隱於吉林北山下，世人呼之為造佛者之餘孽。旋以某歲吉林屢破教案，查拿甚急，遷居海上。其傳教法，原定為單度法，男傳男，女傳女，不相混雜。後因信徒日眾，傳教者應接不暇，遂一變而為齊度法，男女得相互傳授，其勢力遂日盛矣。

男女有階級，得步步高陞。凡五等：第一次入教者，為眾生，進一步為天恩，再進為保恩，為正恩，為丁行。男子入教，升至丁行，資格為最高。惟限制女子，僅至正恩而已。

點石可以成金，指砂可以成米，黃天教勸教之口頭禪也。且謂將來必有大劫發現，不入教者不可免，入教者別有樂土，其時可相率而入安樂境。且謂不開礦自有金銀，不耕地自有糧食，饑寒永無慮也。又自言無犯上作亂之野心，蓋恐查抄也。天盤區域廣，以備將來人民之避難，惟必先有名，始能收留，名有定數，以入教資格之深淺定之。天盤無名者，雖樂捐多金，不取亦不納也。

教中經典有多種，舉其著者：曰《黃婆經》，曰《拯世破迷寶誥》，分送教徒。且云傳印此書，可免水火刀兵之劫。若輩有時頭戴銅箍，披髮而游於市，俗呼之為道士。

在裏教

在裏教，一曰在理教，一曰在禮教，又稱白衣道教，白蓮教之別支也。直隸、奉天、吉林多有之，天津為盛。入教者謂之理門，又曰玄門，亦曰有門檻。其信徒之標識，則襟袖飾白色，如常人之持喪者然。凡百煙酒，皆懸為厲禁，犯者為叛教，即被斥。教中設大公所，首領曰大爺，亦曰老師傅。次曰首座，曰陪座，曰引師，曰催總。亦分設小公所以會其徒。會之日，為每歲佛誕辰及重陽節，大爺高坐堂皇，據案大嚼，其徒持食伺其後，一器將盡，輒益之。有一盡數口器者，或且食罷默坐數晝夜，不便溺。

新入教者，必先餌瀉藥，曰茶膏，即百草膏，為之洗腸，將場中煙酒餘穢洗去淨盡。如再進煙酒，即為反禮。且配藥合丸，為他人戒鴉片煙。其以販賣茶膏戒煙丸為生者，間亦有之，每年收入甚豐，故不思他求，而違法之事獨少。戒煙者目理門為宗教，等於釋道一流。或曰，製造茶膏所用之藥，以黃芩為主要品。

其教祖曰尹某，嘉、道間，尹以賣涼粉為業。一日，至天津西關外，忽見一瘋道人周身襤褸，瞑坐人家屋簷下，數日不去，過者皆環視之。尹異焉，時方肩涼粉，乃卸擔問曰：「師何能？」道人啟目曰：「無他，能食耳。」尹以涼粉進。道人一舉盡一擔，尹大驚，更擔以來，道人更盡之，觀者皆驚駭。尹於是下拜曰：「師其仙乎？弟子有緣，其有以度我。」道人不答，拂袖逕行，尹亟從之，及郊外，道人忽不見。於是一時哄動，傳謂尹遇，仙為仙人弟子。尹遂棄舊業，設香壇，以符水治病，愚夫愚婦多信之，有疾病，率往禱焉，自此大收門徒。尹物故後，其傳愈廣。曰在裏者，其教蓋畫一圖以為教，謂教徒皆在其中也。

或曰，教徒既以白色飾襟袖，亦或以白布圍於腰者，中以兵士及少年為多，農工商賈亦有之，惟無士人官吏耳。尹某之墓在天津，每歲，教徒不遠千里而往，於元旦五更行禮，云拜尹爺墳。置公所於僻巷，所中有老師父，又曰老頭，或曰大爺，教徒相見亦均稱翁，如姓張曰張爺，姓王曰王爺。行蹤極詭祕，外人不許入。每歲集會，謂之擺齋，其期為上元、浴佛、中元、臘八等日。至期，所中盛備魚肉，教徒各攜錢一二千文，老師父高坐，眾納資訖，群向老師父合掌朝參，又類事佛之儀式，然後大啖魚肉，所集資金，以購食物，餘皆入老師父之囊。願入教者，於擺齋日，攜錢二百文，從介紹人入門，五體投地，以拜老師父。於是介紹人為之述其個忱，老師父舉手作勢，反覆辯難，然後許可。傳授在裏秘訣，曰：「不敬祖先，不蓄雞犬，不爭論，不怒，不飲酒，不及煙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」且授密咒五字，上不傳父母，下不傳妻子，重則如泰山，輕則如鴻毛，如敢洩漏，霹靂碎身，末後始言五字，則「觀世音菩薩」也。而此五字為教中所最重者，雖以死迫之，不敢出口，每諱云佛海大士，且專重焚香打坐，而不誦經。

義和拳

義和拳，一名義和團，源於天理教，亦以卦為符號，起於山東堂邑縣，舊名義和會。光緒己亥、庚子間，東撫捕之急，遂潛入直隸之河間府景州、獻縣。乾字拳先發，坎字繼之。坎字拳蔓延於滄州、靜海間，白溝河之張德成為之魁。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，稱天下第一壇，遂為天津之禍。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、冀州，而涿水，而定興，而固安，以入天津、京師。坎字拳為林清之餘孽，乾字拳為離卦教部生文之餘孽，故皆尚紅。其後有黃色一派，則乾字拳所創也。坎字、乾字，授法各殊。坎字拳傳習時，令焚香叩拜後，植立而仆，仆而起，跳躍持械而舞。乾字拳則令閉口伏地，少頃則白沫滿口，口呼神降矣，亦起躍，持械而舞。又有震字，則山東王中之遺孽，中於乾隆時被戮。坤字拳不詳所自。震字拳見諸永定河南岸，坤字拳見諸京西，從者蓋鮮。惟坎字、乾字勢最大，即庚子之分擾京津者也。

若輩恆自稱為神拳，降神召眾，號令皆神語。傳習時，令人伏地焚符誦咒，堅合上下齒，從鼻呼吸，及躍起，輒操刀而舞，力竭乃止。

京師從受拳法者，教師附其耳咒之，詞曰：「請請志心歸命禮，奉請龍王三太子，馬朝師，馬繼朝師，天光老師，地光老師，日光老師，月光老師，長棍老師，短棍老師，要請神仙某。」隨意呼一古人，則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楊香、武松、黃天霸等也。又一咒云：「快馬一鞭，西山老君，一指天門動，一指地門開，要學武藝請神仙師來。」一咒云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奉請祖師來顯靈，一請唐僧、豬八戒，二請沙僧、孫悟空，三請二郎來顯靈，四請馬超、黃漢升，五請濟顛我佛祖，六請江湖柳樹精，七請飛標黃三太，八請前朝冷於冰，九請華陀來治病，請托塔天王，金叱、木叱、哪叱三太子，率領天上萬神兵。」諸壇所供之神不一，如姜太公、諸葛武侯、趙子龍、黎山老母、西楚霸王、梅山七弟兄、九天玄女，又有供紀獻唐，【即小說中之年堯曩。】與山西祁文端公雋藻，或唐僧、悟空、八戒、沙僧、黃飛虎、黃三太者。庚子四五月間，津民傳習殆遍，有關帝降壇文，觀音託夢詞，濟顛醉後示，皆言滅洋人。忽傳玉帝敕，令關帝為先鋒，灌口二郎神為合後，增福財神督糧，趙子龍、馬孟起、黃漢升、尉遲敬德、秦叔寶、楊繼業、李存孝、常遇春、胡大海皆來會。其所依據，蓋《西游記》、《封神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綠牡丹》、《七俠五義》諸小說，為北方常演之戲劇也。

禮神也，以頂著地，叩首三六。練術有渾功、清功二種。渾功百日，清功四百日。渾功避槍礮，清功能飛昇。然習者利速成，多渾功也。臨陣，佩小黃紙畫像，有首無足，銳手指，四周有毛，耳際腰間作犬牙詰屈狀，不名何神，心以下書字一行，文曰：「雲涼佛前心，玄火神後心。」誦咒曰：「左青龍，右白虎，雲涼佛前心，玄火神後心，先請天王將，後請黑煞人。」

一日，天津忽傳有紅燈照者，皆餘齡幼女，紅衣袴，挽雙丫髻，稍長者盤長髻，左手持紅燈，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，扇股皆朱髹。始老嫗設壇授法，集閨女數輩環侍受法四九日。術成，稱大師姐，轉教他女。其術自謂能持扇自扇，漸起漸高，上躡雲際，擲燈下，其從嫗拾之以繳於壇。女身植立空際，漸化為明星，較星差大，其光晶晶，或上或下，或近或遠，或攢聚如聯珠，或迤邐如魚貫，津民狂走聚觀，僉云目睹，有終夜升屋而瞭者。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西人之居，津民信之，呼為仙姑，即世所稱為紅燈照者是也。

大乘教

道光庚子，長樂梁鉅林中丞章鉅方巡撫廣西，宣宗諭曰：「廣西、湖南兩省，有傳習邪教，煉丹運氣，其傳授之書，則有《性命圭旨》暨妄註《大學》，愚民被誘者不少，廣西之平樂、柳州傳習尤眾。地方官每因別無逆蹟，總未深究根由，恐傳染日深，易致滋蔓，著梁章鉅嚴查辦理等因。」梁復奏：「訪得道士韓禮文等傳習大乘教，審明定擬報聞。」

大成教

大成教者，教中人初不自名也，人從而名之耳，且有以音同訛為大乘教者。倡之者為道、咸間之周太谷。太谷，名星垣，一稱空同子，石埭人，僑揚州，講學授徒，以心息相依為宗旨，即良知良能也。意謂有心無息，或有息無心，皆為小成，必心息相依而始為大成也。或謂其學說出於林三教，林生明季，以禪宗陰道混合姚江別派。歛人有程智者，世稱雲莊先生，實紹述之。以一四篇言佛，三兩篇言儒，二三篇言道，乃修飾林之餘術而別出頭地。三篇之外，有《守白論》，其言以公孫龍子為宗，而定為六目。從游者眾，再傳而敗，其徒仍私自傳播，不絕於世，太谷殆亦然其餘燼歟？論者謂太谷之學，尊良知，尚實行，於宋之陸山、明之王陽明為近，又旁通佛老諸說。不事著述，其遺言為弟子所記，號《太谷經》，惟於《周易》多所前改塗抹。近世言人種學者，謂人之始祖為猿，太谷則謂人祖為豕，蓋引《易》象彖字皆從「豕」、「家」字亦從「豕」以為之證。又謂《論語》「子曰」二字亦含有義：子為了一，曰為包一也。

太谷大弟子之著稱於世者，為福建韓子俞、安徽陳子華、儀徵張石琴、李晴峰，而石琴、晴峰為尤著。石琴，名積中，為北派，居山東肥城之黃崖山。晴峰，名光忻，號平山，世稱龍川先生，為南派，居江北之裏下河一帶。後游四方，以傳道自任。南派再傳弟子，曰泰州黃隰朋葆年，曾宰山東之泗水，從政餘年，棄官歸，授徒於蘇州，為教主，記述頗夥，而悉本於晴峰。所撰《染條歧路說》、《游學說》，尤於新理多所會通。與隰朋同學者，有王啟俊、吳慕葉、趙明湖，及毛寶君方伯慶蕃、劉鐵雲觀察鶚。若喬茂萱左丞樹柵，實未親炙於晴峰，惟曾瞻拜晴峰遺像，廁於私淑之列。至榮華卿尚書慶，則有志而未逮者也。

其詆譏大成教者，則曰石琴初頗讀書，屢試被黜，遇太谷，導以鍊氣、辟穀、取精、元牝諸術，石琴惑之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

後太谷為兩江總督百齡所誅，或曰太谷以病卒於揚州。楊去儀徵七百里，晴峰居儀徵，太谷病急時，使人召晴峰曰：「吾病，必晴峰至，始可死。」及晴峰至，侍湯藥，百日而歿。自是其教就衰，而石琴乃益神其師術以愚鄉人，謂師尸解去，欲證道者，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。由是惑者寢眾，往往踵門敏類流血，石琴故嚴拒之，謂無道根。先令其作諸小善，而陰訶其隙，謂某事惜財，某事惜力，為太谷所擯。其人懼，固請，乃許之，佯使輦金於庭，謂無道根，固不納。又盛裝女奴，使人引而出，曰：「多塵障也，反與虬髯僧父蓬首婢同寢處。」於是高門甲族之男女，奉若神明，石琴錯處其中，亦不復引嫌矣。

又曰，道光季年，巖務變法，奇詭之士，如陽湖周韜甫、長洲馬遠林、武進關恭季輩俱集揚州，石琴慮為所毀，乃取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大學衍義》、《近思錄》諸書，日相討論，韜甫信之，為游揚當道，聲譽頓起，乃復取《參同契》以附入聖賢緒論。咸豐丙辰，避粵寇，往山東，依其作令之戚吳某。再徙而遁之黃崖山，山麓有莊，曰南黃崖、中黃崖，惟北黃崖界長清，山形三面環抱，左右危峰若門戶，中廣百畝。石琴築室於其巔，炫其術，引諸避兵者，不旬日，山成市。乃壘石為兩砦，築大砦其上，引河水環之，市弓弩甲杖為武備房。又建祭祀堂，祀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及太谷。用古器古衣冠，祭以夜，檀燭光數里，非其黨，莫能窺也。祭時禮節繁縟，女弟子素馨、吳蓉裳挾劍而侍。素馨為太谷寡孫婦，蓉裳為石琴女甥，皆列屋居，不輕見客。見之者必九叩，抗不答禮。其傳教，則高弟吳某、趙偉堂、劉耀東等轉相授受，讀其所刊《指南箴》，五日一聽講，不能誦者聽之。從教者袒右臂，戒惜財戀色，子女玉帛毋許願，鄉愚鬩動。若肥城之孝里鋪，若濟南會城內外，若東阿之滑口，若利津之鐵門關，若海豐之埕子口及安邱、濰縣等處，皆列市肆，千里之間，奉其使令，鄉愚呼為張聖人，吳、劉輩則稱以七先生而不敢名。

或曰，有名大成教日平山教者，以晴峰又號平山。其徒黨甚夥，同、光時，朝貴大率為其門徒，而魯人尤眾故也。

薩滿教

薩滿教不知所自始，西伯利亞及滿洲、嫩江之土人多信奉之。其教旨與佛氏之默宗相似，疑所謂薩滿者，特沙門之音轉耳。迷信於此者，以亞古德人、索倫人、達呼爾人、鄂倫春人為甚。

或曰，薩滿教為滿洲舊教，其儀式以跳神為童，所供神牌，書「法祖敬天」等字，蓋滿洲夙重祭天之禮，尤重敬祖，以不忘本為教也。

或曰；薩滿為女巫，非教名也，亦稱珊蠻，則音轉耳。然薩滿術師，不如佛之禪師、耶之神甫得人崇敬，但以巫醫、卜筮諸小術斂取財物而已。

薩滿之言天神也，謂天有七層，其主神即上帝，統治無量數恆河沙世界，具無量數恆河沙智慧，不現形體，不著跡象，居於最高之天界。以下諸天，則百神以次居之，此與佛教所言忉利天、四王天相仿佛。善神曰亞伊，惡魔曰亞巴綏。人之靈魂，亦各因其善惡而別其階級，或從諸神居天堂，或墮入無間地獄，此又與耶教相似也。

薩滿教又立三界：上界曰巴爾蘭由爾查，即天堂也。中界曰額爾土土伊都，即地面也。下界曰葉爾羌珠幾牙幾，即地獄也。上界為諸神所居，下界為惡魔所居，中界嘗為淨地，今則人類繁殖於此。

魔鬼主罰罪人，其威覆人世，上帝恐其過虐，則遣諸神時時省察之，防止其惡行。故薩滿之術者，為人禱於上帝，以求庇護。然術者又為魔鬼之奴隸，居於中界而通於上下界，蓋其祖先在地獄中，以子孫為魔王之侍者。故凡操是術者，各有統系，不許外人攬入。以術者既侍魔王，故凡有建白，皆可與魔王直接。人有疾病，薩滿輒謂是人夢寐之際，神魂飛越，為魔王所捕得，若久而不釋，則其人必死無疑，薩滿為之請於魔王，魔王釋之，其病始愈。病愈後，術者則索取報酬，云以完獻魔鬼之願也。其人或死，則云其靈魂雖未為魔鬼所捕獲，而迷失路徑，至不能歸。又云人死之時，魔鬼捕其靈魂，巡迴於其生前經歷之地，所至輒行罰焉，此巡迴須至魔鬼所建之□字架，乃止。故信奉術者，其眷屬欲減其刑罰，為之造作木形□字架於屋邊，或墳次。又自墳次歸家，死魔往往躡人之後，然死魔畏火，故熾火於門前，一一而過之。又取死人之衣，以火焚之，亦以驅逐死魔，使不敢隱伏其中也。

閩女不嫁教

奉天西關有紫霞宮，為光緒時奉天將軍依克唐阿所施捨。廟貌巍巍，供呂賓、岳武穆像。無僧道，廟之主事者，為閩女不嫁教中人，以信佛扶乩煽惑愚人為事。教中有處女，念經茹素，嘗於暗室講經，男女錯雜。而諸女年皆及笄，矢志不嫁，其已字人者，且皆退婚。